



今年花谢 来年花开

从1999年始,到2024年秋天,第26届研究生支教团队员们陆续抵达宁夏、贵州、新疆、云南、四川、青海六地十校,相似的故事依旧在上演。在某些时刻,时光仿佛没有流逝。

在宁夏西吉县平峰中学,支教队员陈思甜面对学生交上来的语文答卷,有时也会感到些许无奈。尽管学生在课后常与她亲热交流,但作业拖欠、抄袭甚至作弊的现象还是无法杜绝。在2024年秋季学期的期末考前,她安排了紧锣密鼓的复习任务,日常测试的正确率也节节攀升。没想到,学生们的期末成绩给了她当头一棒——她意识到:学生们平时作弊了。

教学是支教团的首要任务。让一届又一届的队员们感到落差的是,哪怕家庭环境与学习成绩在当地并不算差,不少学生依旧会把打工赚钱列在人生目标的第一位。还有学生直接吐槽:“读书不如出去打工,一个月4000块。”在他们身上,生活和学业的压力表现为对未来的迷蒙与对学习的排斥,一如26年前。

在支教的山里,家家户户散落在大山的各个角落,人们有的忙于开垦这片土地,有的为了家庭走出这片土地,常年在外打工。极少有

人倾听并教会孩子们表达,渐渐地,孩子们也被形塑为和大地一般粗粝的模样。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口号显得空洞,也让队员们思考:“研支团的真正意义在哪里?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?”

渐渐地,队员们得到了答案——对城市里拥有更多教育资源的学生来说,一位好老师的出现可能只是锦上添花;而对于这群孩子,支教队员可以作一颗星星,在空中点灯。

陈思甜点亮的第一盏灯是阅读。在砖红色的校舍里,陈思甜跟学生谈起金庸笔下的江湖,细细地展开郭靖与黄蓉的初见。当讲到关键处,看到学生们眼睛亮起来时,她便故意停下:“想知道下一步?看书去。”

微光延伸向更远的角落。在支教的第一个学期,陈思甜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一本专属的诗集本,陆续布置了几次诗歌作业。一个寒假过去,陈思甜无意间发现有学生自发在本子上写诗,这让她感到惊喜和欣慰。在第二学期的期中考试里,也有学生在卷子上写诗:“春天就像书一样/当你看完就没了/……当风吹过的时候/万物都是芳草……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届又一届

研支团队员的目标也逐渐转向更朴素的愿望。不期待每个学生都走出大山,但依然要求学生们多阅读,希望他们通过阅读看到世界的更多侧面,更好地成为大山的主人。

17年前,第9届研支团成员王崑来到王民中学时很清楚:很多人最终没法走到外面,功成名就。他写道:“我不奢望自己,或者整个支教队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。也许我们就像一阵风,把外面的空气带进大山。或许能埋下一些种子,将来长出小草、花朵或是树木。”这些年,王崑多次重返王民。每次回去,种子都在发芽、生长。

研支团在西部的第27年已经开始。这一年,每一年,宁夏的春天都来得晚。4月底,上海的春花已经开了又谢的时候,西吉县山路边的树刚焕发绿意,叶子正要生长。

陈思甜还没有看到种子开花结果。在春分那天,陈思甜提前把关于春天的诗歌、成语打印分发给学生,让他们将剪下的文字素材重新排列组合,粘到白纸上作成拼贴诗。在前排似是随口说说般来了一句“春天是ā ō ē。”这让陈思甜眼前一亮:ā ō ē是孩子们学习拼音的开端,春天是四季的开篇,一切都刚刚开始。

田卓雅(新闻学院2024级本科生)

忍受未知,不屈于不可知

“走出舒适圈”是我不断向外探索的同时发掘自我能量的过程。在伯克利交换的期间,我几乎每周都会主动和这里的学生聊他们对课业、工作、生活和文化的看法;每周四会去政府经济学教授Wilson的office hour请教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。我逐渐感觉到,在和来自美国、韩国、墨西哥等国家的老师、同学交流的过程中,过往的一些偏见会逐渐瓦解,新想法不断融合,自己的观点在解构和重塑。比如,我在这里学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“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所

有,所以不要害怕问问题,因为大家都很乐于看到一个更好的你(而不是人人各自为战)”。

与其说,自我突破是在某个时刻“突然”发生的,不如说,开拓的脚步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歇,自我突破更像是一个不断确认、否定、再确证的向上循环。

很难判断自己的学术能力目前是什么样的水平,但至少具备了辨别和批判(如果有)的能力。比如什么样的文章是重复了已有的工作把变量拿进去跑了一下,什么样的文章是讲了一个故事有新的洞见。

我每天关注 the economist, the New Yorker 对时政和经济新闻的报道,同时积累英语表达;空闲时读尼采和哈贝马斯;喜欢看韩江的《素食者》并且反复盘点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;喜欢看火柴人 AlanBecker 的视频,他把数学公式做成动画;补完“崩坏·星穹铁道”和“双城之战”的剧情,听着 Seventeen、Aespa、EXO 的歌……我什么都干。

它们已经是我的一部分,并且仍会是我的一部分。

王优雅(哲学学院2022级本科生)

光影书画

秋分的复旦



张瀚中(大数据学院2024级本科生)

诗苑卿云

贺复旦历史学系百年华诞

菩萨蛮·百年系庆

杏坛肇始申江畔,历经百年风云骤。学圃育英才,桃李满枝开。

切问书古今,笃志写春秋。复旦钟声远,星河耀五洲!

如梦令·学步邯郸

学步邯郸犹在,风雨壮志未改。采撷卿云归,光耀古今时代。当下,当下,重塑史学澎湃。

画堂春·复旦8514四十年聚

四时燕水自淙淙,八五一四相逢。靖永特藏映窗红,雅韵其中。沉舟侧畔千帆过,风雨等闲如虹。卿云缓缓耀长空,不改芳容。

鹧鸪天·四老吟

历史学系垦拓人,史苑流芳韵绝伦。爱国情怀肩重任,陈耿二周并作星。

立壮志,究真因。寒来暑往苦耕耘。先贤足迹明前路,驼铃阵阵远嚣尘。

张广智(历史学系退休教授)

月圆思乡

今天是中秋节,心儿又回到了泉州老家。

回家时总在田里走一走,再沿着小桥和溪边慢慢绕。手机镜头里,这一片田园风光,竟然长成了仙境:漫步其间,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赞叹,对和这个村庄有关的所有人的感恩。

是的。谁不爱“绿树村边和、青山郭外斜”的自然美?时代在变,家乡这个小村庄,却像留住了时光,儿时的炊烟、鸡鸣与风吹麦浪,依然是如今最动人的田园交响。百年古树与闽南大厝相映成趣,新房依山傍水错落分布,青石板在小河里与水花嬉戏,村民们仍保持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。无论走多远,再回来时,大地的乡野气息鲜活如初、不曾褪色。并非这里没有发展,恰恰相反,这些年它一点儿也不落后,始终踩着社会的节奏,甚至进步更快更靠前。只是这份乡村美,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,是大自然和祖辈们

一起长出来的——山依着水,屋对着田,柏油路顺着地形走。任凭时光流转,乡韵原汁原味地延续,“外来的模样”不曾更改它的“本来面目”。

若说自然之美是乡村的皮囊,历史记忆是乡村的骨骼,那文化根脉,便是乡村跳动的核心。清晨,看穿蓝布衫的村民桃金大哥,扛着扁担,走向田野。晨雾还没散,阳光穿过芒果叶,洒在这片土地上,像撒了一把碎金。乡村之韵,就藏在无数个这样的日常里,有着最动人的力量。

“万物有所生,而独知守其根。”就像桃金大哥肩上的扁担,一头挑着绿油油的田园,一头挑着祖辈黝黑的身影。此刻,在复旦同学们带来支教的枫下书院品尝魏荫茶和土月饼,既是对自然之美的自信,对历史记忆的珍视,更是对文化根脉的笃定。

只要“根”在,这片土地,就永远是独一无二的风景。

孙燕华(校老千处)

以朴素初心追随时代

从同济大学到复旦大学,变的是身份与环境,不变的是扎根基层、服务社会的初心。

初入大一时,我通过学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平台,发现了一个名为“‘人民城市人民建’理论与实践探索”的研究项目。我是鼓起勇气,给项目指导老师发了一封邮件,这封略显稚嫩却满含诚意的邮件打动了老师,最终,我不仅加入项目组,还成为项目负责人,一段长达四年的基层治理研究之旅,就此拉开序幕。从基层里的寻常巷陌,到居民生活的家长里短,一点点窥见基层治理的复杂面貌,认识到基层善治对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意义。这件“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”让我坚定了继续深耕这

个领域的决心。

在本科跨校选修时,我被复旦开放的学术氛围和思辨传统所吸引。怀揣对复旦生活的向往,作为研究生骨干培训班班长,带领同学一起设计以城市治理为主题的案例,拍摄《卿云之上》的微视频。复旦课堂上深入浅出的理论教学,师生平等交流的自由氛围鞭策着我,坚定了进一步深耕基层治理研究、感受田野中每一个生动的的人的决心。

张弛宇(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5级硕士生)

副刊投稿邮箱:
Fudan_media@fudan.
edu.cn